文化 热点

行走中原，寻找文学中的故乡

——郑州大学文学院调研团周口纪行

董素芝

10月28日至29日，郑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二月河文学艺术研究中心、客家文化与华文文学研究所联合组织，在周口开展了“行走中原·寻找文学中的故乡”调研交流活动。调研团一行在淮阳籍著名作家墨白等人的陪同下，以文学地标、民俗场馆、作家故里为考察线索，系统梳理周口文学的发展脉络，探索文学文本与地域历史文化的融合路径，在周口多地进行文化实地考察与交流。

10月28日，调研团走访周口华威民俗博物苑，依次参观了馆内特色展陈。华威民俗博物苑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占地一万余平方米，拥有农耕文化馆、古碑廊、古床馆、百工百业传统民间工艺器具等13个陈列馆。馆藏的一万余件民俗文物，从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石斧，到清代的木榨油机、太平车、纺车、织布机，再到周口本地的碑刻墓志与汉画像砖，构成了一部可以上手“看”的中原民间生活史。

随后，调研团实地考察了商水邓城叶氏庄园建筑群。叶氏庄园坐落于邓城镇，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豫东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民居庄园。调研团沿途观赏了沙颍河沿岸自然人文景观，近距离体悟豫东浓郁的民俗风情与乡土建筑的独特魅力；拜谒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帝庙，细品遗迹承载的地方历史文化底蕴。调研团来到周口市文学馆参观。这座周口文学地标，系统梳理了周口文学从远古到当代的发展脉络，收录周口籍、旅居周口及书写周口的作者232人，核心展区以9个板块呈现了这批作家的创作成果，展示了周口文学古今发展历程与丰厚的文学积淀。

10月29日上午，调研团先后参观了淮阳区太昊陵、弦歌台等知名文化地标。太昊陵作为“羲皇故都”的核心遗存，承载着陈地数千年的根亲记忆与文明源头；弦歌台则记录了孔子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弦歌不绝”的精神底色，为后来者理解这片土地上的文脉韧性提供了历史的注脚。午休间隙，调研团探访了淮阳泥泥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邵波的工作室。泥泥狗是太昊陵庙会文化孕育出的古老泥塑艺术，黑底彩绘、造型古朴，被誉为承载伏羲女娲神话的“文化活化石”，也是孙方友笔下“陈州”市井人生与墨白“颍河镇”叙事中那片土地的另一重表情。文学以文字保存故乡的记忆，泥泥狗则以泥土与色彩延续着同一片故土上更为古老、也更为沉默的民间信仰与审美传统。

当天下午，调研团走进作家墨白的书房。调研人员感慨：这不像是书房，更像是一座小型图书馆。书房内的图书从地面一直垒到天花板，穿行在难以数计的书架间，仿佛游走在一座由纸页砌成的迷宫。不同年代、不同出版社版本的书籍混杂其间，有些书脊磨得发白，有些夹着纸条与批注，书房里散发着旧纸与油墨的气味，那种“写作现场”的体量感，比任何文学史描述都更直接。

调研团实地考察郑埠口航运闸。郑埠口复线船闸于2023年投用，可通航千吨级船舶，新建一线船闸将提升至两千吨级标准。在淮阳新站镇孙方友、墨白故居，调研人员三三两两，或拍照，或聊天，或观河道里的货轮慢慢驶过，感受兄弟二人如何从同一片故土出发，分别以现实主义的“陈州笔记”与先锋叙事的“颍河镇”系列，构筑起跨越世纪的文学地理空间。墨白曾言，“颍河镇”以其出生地新站镇为原型，土地与河流如同肌肉与血液般滋养着他的写作。调研团的专家学者也由衷地感到，身边的河流在变，文学中的故乡亦在作家的持续书写中不断生长。

从淮阳太昊陵庙到弦歌书院，从孙方友、墨白故居到沙颍河畔，从文字到泥塑的行走，调研团得以在文本与实景之间往返对勘，触摸“陈州”与“颍河镇”赖以生长的乡土底色，也真切体会到文学故乡并非凝固的旧影，而是一条仍在流动的河，作家笔下的故乡不再是抽象的文字概念，而是可感可触的具体坐标。

文化 溯源

岗子

苏韵棠

豫东平原一望无垠，平坦得叫人心头空旷。庄稼人站在地头远眺几十里，不见半分起伏，故而地界上一道连绵土岗，便格外金贵。本地人俗称“一溜十八岗”，静卧在西华、扶沟两县交界的土地上，历经数千年风雨。

经年黄河淤积，岗丘早已消磨大半，只余下高低错落的土墩，岗下散落着与岗同名的村落。坡上长满构树与酸枣树，春抽新芽，秋落枯叶，两种野果一种形似杨梅、一种味道酸涩，远看和寻常土坡别无二致。可村里老人蹲下身，捧起一捧泛黄泛白的岗土，任由细沙从指缝滑落，淡淡一句：“这土，见过世面。”

1974年盛夏大旱，清流河彻底断流，河床龟裂如甲。当时的西华县艾岗公社苏桥大队社员清挖排水沟时，铁锹撞上硬物，竟挖出数截粗壮的古菱齿象门齿，最长近四米。文物部门闻讯赶来勘察，就地划定保护区。三十万年前，这里湖泽遍布、草木繁茂，巨兽在此漫步，脚下水洼映着云天。古象遗骸出土的位置，恰好紧挨十八岗。老人们听闻毫不惊奇，只说岗子底下，藏着数不清的旧事。古时黄河频发大水，洪水漫过平原，百姓只能逃往高地避险。十八道土岗首尾相连，宛若泊在荒原的古船，哪一处地势高、能容下更多难民，老一辈人心里清清楚楚。岗谷间一条沽噜沟常年淌水，纵使大旱，沟底依旧湿润，乡人口口相传，沟壑与土岗地脉相通，从未断绝。

一溜十八岗的文脉，始于西华县艾岗乡境内的都城岗。岗东北角的中皇山，在多部古籍中留有记载，皆称此地为女娲故地。村民不深究典籍考据，只代代流传女娲补天造人的传说。村里读过私塾的赵刘记常和晚辈闲谈：当年，女娲在岗上炼五色石补天，闲暇抓起脚下黄泥揉捏，吹气便造出凡人。每年阴历三月十八，方圆百姓奔赴中皇山，腰鼓、竹板声声不绝，古老的担经挑舞轮番上演。外乡人不解其意，抽烟的老人缓缓作答：“跳的是代代相传的念想。”这是土岗上最古老的一处“都城”，无城池宫殿，唯有一位先祖，在此开创苍生烟火。

后来，这片高地又引来了诸侯。春秋岁月，楚灵王率军伐郑途经此地，一眼看中居高临下的土岗，将此处定为行营。顺治版《西华县志》明确记载，楚王在岗顶夯筑行都，相传当年楚军还仿照郢都筑起过巍峨的高台，因台高入云，登台需歇脚三次，被后人唤作“三休台”。彼时楚王好大喜功，“好细腰”的风气也随楚军传到乡野，当地女子纷纷束紧腰带，麦收时节刻意少食。楚灵王霸业落幕，高台倾颓，唯独“都城岗”这个名字留存至今。到了汉明两代，十八岗成了民间公认的风水宝地。艾岗乡境内的四百多亩坡地汉墓星罗棋布，荒草没过半身。艾岗乡潘岗村南东汉溧阳长潘乾之墓香火从未中断，潘乾为官清正，当地百姓为其立校官碑。明代右佥都御史王敬民同样钟情这片土岗，将父母与自身墓穴择于此地。古往今来，贤达争相归葬，早已印证十八岗是中原沃土。

明初流传着刘伯温斩龙脉的民间故事。相传朱元璋观天象，判定十八岗艾岗地段龙气鼎盛，派刘伯温领兵凿断地脉。官兵白日挖开的沟壑，一夜之间自行合拢，反复折腾四十九天。时至今日，乡民谈及此事，语气里兼具惋惜与敬畏，私下总说龙脉从未真正断绝，不然这片土地不会迎来改天换地的新生。

1936年山河动荡，中共豫东特委秘密扎根陵头岗、苗里岗、都城岗，合称“三岗老区”。特委以普理学校为掩护，免收学费教书育人，白日启蒙孩童，夜晚向百姓宣讲救国道理，“小延安”的名号传遍豫东大地。这一次，无关神话王权，只因百姓真心拥护。沈东平、路岩岭、王子英、王其梅等革命先辈在此开办四十四期干部训练班，培育四百余名党员，组建六千余人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成为新四军四师坚实后方。

如今，三岗老区豫东特委展馆保存着诸多老照片，照片里的革命者衣衫朴素，目光坚毅。普理学校旧址修缮一新，烈士后人志愿担任讲解员。他们说起往昔，就像在聊家常：十一岁少女李秀英把情报藏进粗长发辫，哼着小调从容穿过日军哨卡；寒夜党员干部翻墙借粮，救济饥荒中的贫苦农户；放哨群众整夜驻守土坡，忍过寒冬酷夏，从未退缩。有孩童追问先辈是否畏惧牺牲，老人指着脚下黄土说：“地底下埋着祖宗和烈士，脚踩在这块地上，心里就不发虚。”三十万年前吹来的长风，依旧在岗地上流转不息。

如今再上十八岗，满眼已是红绿交织的辣椒。朝天椒、线椒、草莓椒铺满坡垄，秋风一吹，漫山遍野透着股红火劲儿。都城岗建起辣椒加工坊，乡村合作社产业稳步增收，椒农脸上满是丰收的笑意。沽噜沟养鱼植柳，傍晚村民沿沟散步闲谈，聊辣椒行情、谈红色文旅规划。风水龙脉的旧说早已淡去，文脉、红脉、农脉，已融进这片黄土。沽噜沟流水不息，岗上辣椒年年泛红，三月十八的鼓点如期响起。我蹲下身，抓起一把温热的岗土，风吹过，泥土里透着淡淡的腥甜。